

以年轻社群为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行动规划研究

□ 左进, 孟蕾, 李晨, 邱爽

[摘要]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建设逐渐转向增存并行的城市经营。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文章以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为对象,剖析“产业导向”模式的传统社区更新的症结,通过厦门与台北社区营造实践的对比,提出“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的重要价值;以共同体的构建为目标,以年轻社群的聚集为引擎,通过中介者的参与式介入,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引导社区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探索“社群导向”下传统社区共同缔造的创新模式与微更新的行动规划策略。

[关键词] 传统社区; 微更新; 社群导向; 共同体; 年轻社群; 中介者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8)02-0037-05 [中图分类号] TU984.12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 左进, 孟蕾, 李晨, 等. 以年轻社群为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行动规划研究 [J]. 规划师, 2018(2): 37-41.

Young Community Oriented Micro-renewal Action Planning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Zuo Jin, Meng Lei, Li Chen, Qiu Shuang

Abstract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ity, China's cities are transforming from construction to management.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urban renewal. The paper take the old communities after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s the objec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industry oriented" model. By comparing the practice of Xiamen and Taipei,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community oriented, takes the community as the target, the young community as the engine, the mediator as the intervening mode, guide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plores a community oriented model and micro-renewal strateg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ommunity, Micro-renewal, Community oriented, Community, Young community, Mediator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逐步由增量扩张的主导方式向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同步结合的战略转变,城市发展逐渐向社区更新、小尺度渐进的方向转变^[1]。目前学界已有许多从空间、文化和产业等角度着手的社区微更新研究,如以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为突破口,推动建成环境的物质条件提升和社区成员的情感融合,将居民的社区建设成为一个有场所认同感、有人文关怀的“大家庭”^[2];将文化创意应用到社区文化建设中,通过地方文化、传统工艺产业文化的再生和应用,以

生活美学创意带动社区产业转型^[3];通过提升产业等措施,推动社区的全面改造,强化民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建立自主运作且永续经营的社区营造模式^[4]。基于文化、旅游、商业和创意等多元功能的视角,将一批老旧社区建设成为“百姓宜居区、文化展示区和都市旅游区”^[5]。

随着“退二进三”“退二优三”发展政策的推进,工业生产从中心城区逐步外迁,城市中心区的工业厂房、货运港口码头等逐渐被废弃,原有的依托工业生产所建立的社区网络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产业衰落后的传统社区往往面临如下的困境:产业

[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资助项目(2016YFC0502903)、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B13011)

[作者简介] 左进,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城乡历史保护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孟蕾,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晨,助理规划师,现任职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邱爽,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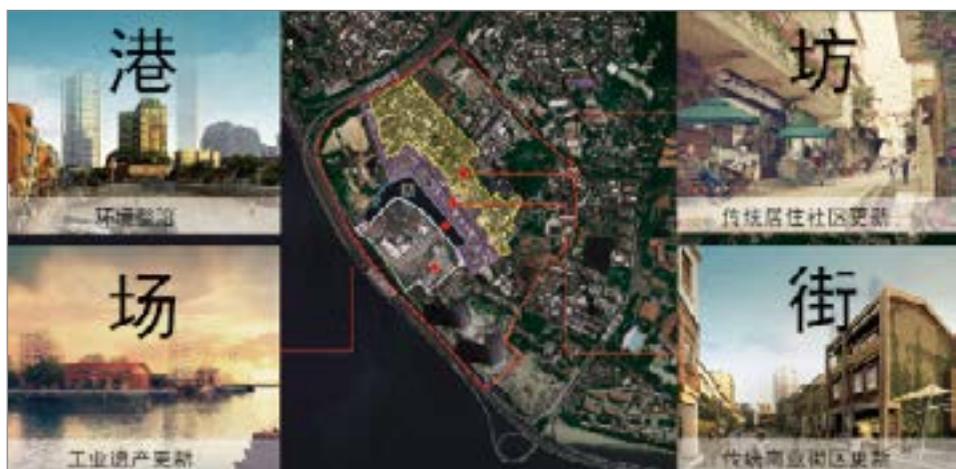


图1 沙坡尾社区的多元功能构成

类型混杂低端，社区居民收入微薄；房屋产权错综复杂，社区更新严重迟滞；环境设施亟待改善，社区人文环境亟待保护。

2017年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15个城市的老旧社区改造试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应用“共同缔造”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6]。产业衰落后的传统社区往往居住、商业和产业功能混合，如厦门沙坡尾社区中的港、场、街、坊四大片区涵盖了环境空间、工业建筑、传统商业街和老旧生活社区等不同的功能空间（图1），其“高值低价”的闲置空间（以工业厂房为主，也包括空置的公房、住宅等）为传统社区微更新提供了重要的低成本空间载体，同时复合的社区人群与空间环境、优良的区位条件等也为社区活力的再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本文以传统产业外迁后的老旧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剖析“产业导向”模式下传统社区更新的症结，通过台北玖楼、南机拌饭与厦门沙坡尾等多个社区营造实践的对比，提出在“社群导向”下，以“共同体”的构建为目标，以年轻社群的活力聚集为引擎，通过中介者的参与式介入，不断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其次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社区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促进中介者、社群与社区居民等多角色的互惠与相互转

化；最后探索传统社区微更新的行动规划路径与策略，研究“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传统社区有机更新创新模式。

1 陷阱与突围

1.1 陷阱：“产业导向”的传统社区更新

以往针对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更新实践多以“产业导入带动社区发展”，通过对社区的历史、区位和现状条件的分析，确定引入的产业类别，以此作为传统社区更新的落脚点。在以往的探索中多是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营造融合^[7]、基于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具有文化展示、教育学习与观光休闲功能的文化特色创意社区等^[8-9]，为传统社区更新与产业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但是，以“产业导向”为核心的传统社区更新往往具有“见产业不见人群”的逻辑硬伤，人群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产业引入的媒介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产业是社区更新的最终成果与现象，而不是更新的落脚点与实际抓手。在社区更新之初，锁定产业类型，不利于社区未来产业的灵活选择与变迁，亦不利于社区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而且有“舍社区之本，逐产业之末”的风险，存在着巨大的陷阱。因此，传统社区更新应谨慎考虑是否选择“产业导向”的更新模式。

1.2 突围：“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更新

相较于以“产业导向”为核心的更新模式强调“以产业为本”不同，以社群为导向的更新模式则更强调“以人为本”，更加具有灵活性与实效性。从灵活性方面看，社区产业的引入是在社群交互作用下自主生长出来的，在此模式下，产业不再是预先判定的目标集合体，而是随着社群的变迁不断生长、变化的内生变量，产业是由社区的发展决定的，而不是产业决定社区的发展蓝图。从实效性方面看，“社群导向”的更新模式以目标社群作为突破口，牢牢吸引目标社群，使其持续推动整个更新过程，并基于社群与社区的交互作用和交往行为，激活失落空间、拉动商业需求、培育壮大产业。同时，社群的集聚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过程，只要跨过初期的门槛规模，社区所能吸引到的目标社群数量将以递增的加速度快速增长。社群数量的扩大，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网络体系，为后续在社区活动设计、议题策划等开辟巨大的施展空间。

2 “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行动规划研究

2.1 目标：共同体的构建

滕尼斯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形成的人类结合体^[10]。在对共同体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帕克认为“被接受的共同体本质特征包括：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三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在人类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产业逐步走向衰落，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本依附于传统产业所建立的社会网络走向破裂。因此，以“社群导向”为核心的传统社区更新，其根本目标是建设社

区的共同体,通过目标社群的逐步引入,引导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通过建立居民、社群和中介者等多角色之间的互助互惠网络,加强在地居民与外来者对社区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实现传统社区更新的有机生长(图2)。

2.2 引擎:年轻社群的选择

传统社区更新由在社区中发生的一系列活 动、议题和事件组成。在“社群导向”更新模式下,其目标社群是指组织、加入且最终构成这些行动事件同时最先进驻社区进行搅动的特定人群。目标社群的确定是更新战略设想与愿景实现的重要前提,其选择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抉择”。任何传统社区的更新都需要在原本衰落的空间“肌体”中重新注入鲜活“血液”,年轻社群因其独有的朝气、社区交往活力以及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成为社区更新的目标社群。从灵活性看,年轻社群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社区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与新鲜感,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与新鲜感为社区自由生长提供了机会;从实效性看,年轻社群的集聚递增效应突出,同时也是各类媒介争先追逐的对象,他们具备的巨大能量使其成为传统社区更新启动的“发动机”。

厦门沙坡尾传统社区致力于吸引年轻社群,并以此为目标导向建设沙坡尾艺术西区。其运营团队以活跃在网络社区上的都市青年和年轻家庭为主要受众,积极引入符合年轻人群喜好的业态,补充年轻人喜欢的内容,提出“为城市生活提供年轻态度”的运营理念。沙坡尾运营团队利用其掌握的片区内物业资源,对入驻业态进行引导,以符合年轻社群的性格为考核目标,使沙坡尾成为年轻社群活动、消费与交往的创意场域,并将年轻社群的交互能量渗透进社区,以议题、事件和活动的形式促进年轻社群与社区的交互融合。台北的玖楼^①针对无法负担高昂房价的年轻人,以传统社区旧公寓作为空间载体,打造共享公

寓,让年轻人住进富有生命力的空间,形成社区中生机勃勃的共生聚落,改变一般大众对于台北传统社区的想象。玖楼通过这种共居文化与价值观撑起年轻人的期待和彷徨,而年轻社群也促进了社区意识形态的转变。

2.3 行动:社群与社区的交互融合

2.3.1 聚集:年轻社群的进驻

传统社区更新作为一个长期的行动过程,必然拥有某种价值取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将决定其工作目标、原则、方式与结果^[11]。年轻社群进驻社区的过程是与社区建立信任感和发挥价值的过程。年轻社群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及其可以为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是甄选年轻社群进驻社区的关键条件。

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存在大量空置的工业建筑,工业建筑一般结构坚固、体量庞大、内部空间空旷灵活,易于分割与重组,具有改造再利用的独享优势^[12-14]。此外,工业建筑产权相对简单,其再利用的低成本也为年轻社群进驻社区提供了空间介质。厦门沙坡尾作为典型的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在更新初期,以空置厂房的盘活为契机,在空置的冷冻厂冻库的特别空间(10 cm 厚的钢门、良好的隔音效果、宽敞的内部空间)中引入 Live House 音乐社群,把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集起来,诞生了厦门第一家专业的音乐演出现场——“Real Live”。Real Live 的开幕,

在厦门年轻社群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量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沙坡尾,从而凝聚了沙坡尾第一批固定的目标社群。多次造访台北松山文创园区^②的国际创意城市先驱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曾说“松烟老厂房美极了,不过,走进园区却感受不到创意与生命力”。他指出,松山文创园区需要创造人才聚集的环境,通过良好的规划吸引年轻创业者,让年轻人进驻老建筑,让创意青年推动城市基底的改变;同时,可连接具有强烈的议题性与组织工作能力的创意社群网络,以议题、活动等互动形式为周边社区的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放松舒压、体验慢生活的好场所。

2.3.2 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的建立

年轻社群具有积极获取资源的自主优势,但单一社群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在年轻社群高流动性的影响下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传统社区更新的拓展阶段需要第三方角色——中介者^③来连接多元社群与社区,协调年轻社群与社区的交互作用,以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带动传统社区的转型与复兴。不同的年轻社群有不同的性格与在地养分,中介者参与介入的过程,需要以年轻社群的推动力为引擎,以议题、事件和活动等方式逐步向社区渗透,通过生活与现场的共存、年轻社群的持续推动力,为社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建立其与在地社群、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增加社群多样性,建立社区与社群的互动网络,形成“共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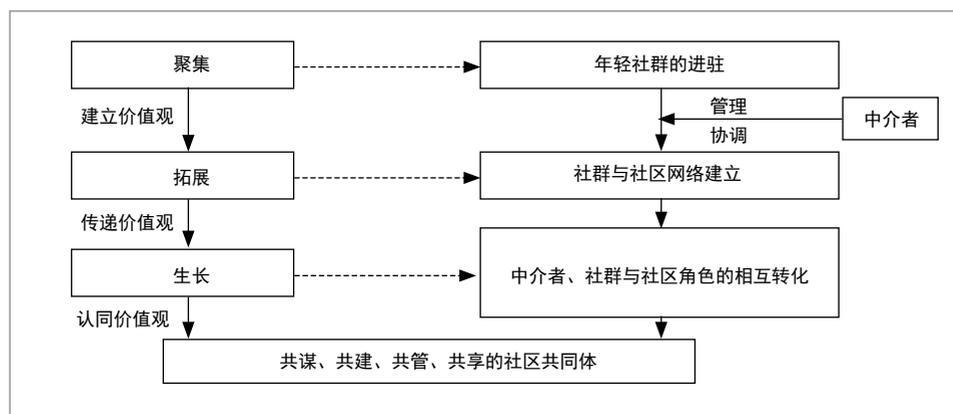


图2 社区共同体构建过程



图3 沙坡尾市集
资料来源: http://www.sohu.com/a/196991088_528229。



图4 沙坡尾社区创意小店
资料来源: <http://you.ctrip.com/travels/gulangyu120058/225723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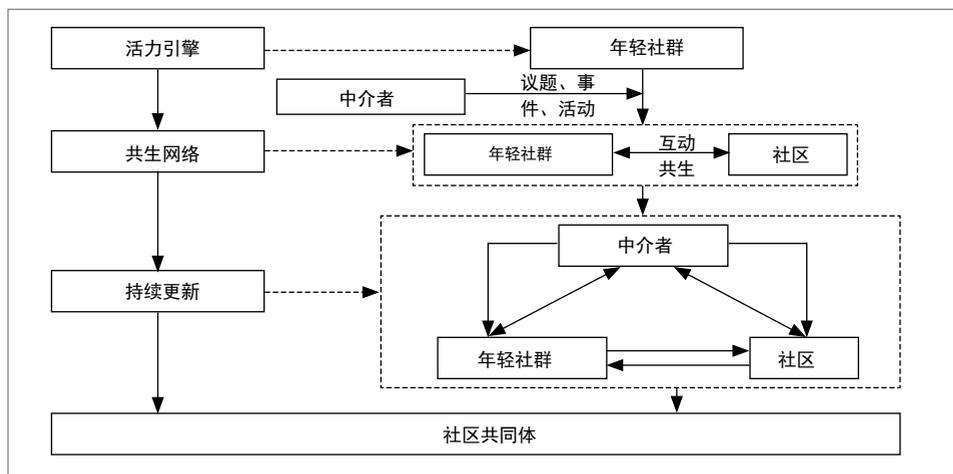


图5 “社群导向”下传统社区微更新的行动主体间的关系

共建、共管、共享”的社区共同体。

沙坡尾艺术西区的音乐社群对社区的正向刺激让沙坡尾运营团队更加确认“社群导向”的更新理念，以音乐社群的号召力为引擎，艺术西区形成了与社区紧密相关的多元社群网络：面向年轻家庭和都市白领的艺术工作室，每周固定举办公益教学活动；面向90后群体的滑板场，亦成为在地儿童的游乐场所；面向各类人群的沙坡尾市集，抓住了厦

门本地的年轻原创资源，使创意市集有了社区的温度（图3）。同时，沙坡尾艺术西区不再是潮流的小圈子，周边的居民也开始自发使用空间、参加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积累了公共生活的参与经验。

开展社区议题的目的在于以年轻社群进入社区为契机，引导在地居民挖掘社区特性，寻找共同体的搭建与运作方式。南机拌饭^④位于台北万华地区，是

由年轻人发起，通过与“芒草心”“人生百味”“梦想城乡”等年轻社群合作，建立、经营社区共享经济实验基地。其以社区厨房、互助修理站和在地市集等常态性活动为主线，藉由展售书籍、举办交流会和发展旧物共享平台等，提出社区议题，创造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群之间的沟通机会。台北的玫瑰楼则通过空间的共享，推动“青银共居”计划的实施，让刚刚毕业无法承担昂贵房价的年轻人住进在地老人家的闲置房屋，通过年轻社群与在地银发族群的共居共生、友善互动，打造了一个不同世代在同一个地方分享彼此的社区网络，在老龄化的社会趋势下，以共同看护的方式，建立年轻社群与在地老年人群的共居共生网络。

当社区与社群的多元网络关系建立之后，社群、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责任感的建立使社区具备了“自生长”的能力，诸多事件、话题和关系在社区内自然发生。这一阶段，中介者基于社区共同的价值观对社区、社群的行动进行引导，使社区在生长过程中进行自我的淘汰和选择。

2.3.3 生长：中介者、社群与社区居民等多角色的相互转化

中介者、社群的构成是持续更新的，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更新是与社区角色之间的相互转化，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 中介者、社群向社区居民的角色转化。中介者、社群在推动社区微更新的同时，留在社区生活、工作，成为社区的一份子，以在地的身份持续推动社区有机更新。沙坡尾年轻社群通过众筹等多种方式进驻传统社区内的沿街店铺，成为社区生活的一份子，以复合业态的形式把社区居民感兴趣的事物叠加到一起，为社区提供有趣的服务，通过实际的空间利用与在地居民的生活共存，向社区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能量（图4）。

(2) 社区居民向中介者转化。在传统社区微更新的过程中，原住民的社

区意识和积极性逐渐增强,成为赋权人,继续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在地互助共生凝结社区网络。南机拌饭在建立居民互助网络的同时,通过多方发展,使部分原住民从最初单纯参与工作坊,变成固定到场服务,成为中介者的重要部分。未来南机拌饭将以共同经营的方式分配社员的劳动,社员将成为未来发展规划的决策者。

(3) 年轻社群向中介者转化。年轻社群通过培养和挖掘追随者,去观察、鼓励他们来帮助社区做事。原本的单一社群变成了以年轻社群为核心的多中心社群网络,更加多元的议题、事件和活动在社区发生,增加了居民、社群的交互机会,为构建更具生命力的社区共同体提供介质(图5)。

3 结语

“产业导向”下的传统社区更新模式因其“见产业而不见人群”的固有缺陷,不仅不利于社区未来产业的灵活选择与变迁,还使其实践的失败风险增高。相较而言,“社群导向”下的传统社区更新模式在灵活性与实效性两个方面都更胜一筹。从灵活性方面看,社区未来的产业引入是为吸引目标人群所服务的,或者说,是在这些人群的相互作用下自发生长出来的。从实效性方面看,“社群导向”更新模式可以实现人群的快速集聚,为后续的活动设计、事件策划等开辟巨大的施展空间,从而大大降低社区更新的失败几率。

“社群导向”下的传统社区微更新,以年轻社群为突破口,通过社群、中介者的参与式介入,引导社区产业不断地生长与发展,通过活动、议题和事件等构建社区交互网络,促进社群、中介者与社区居民等多角色的相互转化,保持社群、社区活力,从而构建社区共同体,探索“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传统社区微更新创新模式。■

(“厦门传统社区更新行动规划研究——以沙坡尾为例”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项目组主要成员包括黄晶涛、左进、张娜、苏薇等。)

[注 释]

- ① 玖楼团队的平均年龄约为26岁,致力于推动台北共生公寓发展,从“异乡人”的角度出发,为在外打拼的游子营造有温度的生活体验;通过整理改造台北的闲置公寓,挑选偏好参与社群活动的室友,提供优美环境和各式各样的活动,打造台北共生文化。
- ② 松山文创园区原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场,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藉由“软实力创新”“社群网络链接”“品牌价值经营”“人才养成”,以构建“台北市原创基地”为目标,培养原创人才及原创力。
- ③ 中介者指除政府、居民以外的所有力量,可包含社区委员会、专业设计团队(建筑师、景观建筑师、环保人士、都市计划人员)、运营团队、社区规划师、企业和基金会等。中介者在社群与社区之间扮演良好的平台角色,与社区、社群一同持续接受讯息,适当调整改变,通过双向的链接,不断扩张累积的能量。
- ④ 南机拌饭位于台北万华南机场老社区的地下室,聚集一群人进行交流合作,主要开展以下活动:经营社群基地与协力社区发展,开办社区厨房与在地市集;对旧物与剩食进行再生,分享劳动与理念。

[参考文献]

- [1] 余颖,曹春霞. 城市社区规划和管理创新[J]. 规划师, 2013(3): 5-10.
- [2] 马宏,应孔进. 社区空间微更新——上海城市有机更新背景下社区营造路径的探索[J]. 时代建筑, 2016(4): 10-17.
- [3] 林晓红.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互动发展模式探析[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16(2): 7-11.
- [4] 刘东兰. 台湾省彰化县社区营造的经验及启示[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1(4): 37-40.
- [5] 黄瓴,王思佳,林森. “区域联动+触媒营造”总体思路下的城市社区更新实证研究——以重庆渝中区学田湾片区为例[J]. 住区, 2017(2): 140-147.
-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15个城市试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EB/OL]. [http://](http://news.sina.com.cn/o/2017-12-01/doc-ifyphtze3311545.shtml)

news.sina.com.cn/o/2017-12-01/doc-ifyphtze3311545.shtml. 2017-12-01.

- [7] 洪暖珍,许艺娜. 社区营造视角下厦门曾厝垵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思考——以台湾永安社区建设经验为借鉴[J]. 台湾农业探索, 2017(4): 31-33.
- [8] 严铮. 挖掘文化底蕴、打造特色社区——“有机更新”理念下的傅厚岗社区更新规划刍议[J]. 中外建筑, 2013(9): 84-87.
- [9] 姚健,白雪. 台湾创意社区营造中空间构建与优化探究——以台湾车埕社区改造设计为例[J]. 艺术设计研究, 2015(4): 90-93.
- [10] 高亚芹. “共同体”概念的学术演进与社区共同体的重构[J]. 文化学刊, 2013(3): 50-56.
- [11] 刘艳丽,张金荃,张美亮. 我国城市社区规划的编制模式和实施方式[J]. 规划师, 2014(1): 88-93.
- [12] 赵军龙. 工业建筑遗存有机更新方法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 2010.
- [13] 唐莲,丁沃沃. 基于传统街区更新的城市设计[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4): 7-12.
- [14] 李论,刘刊. 德国鲁尔区工业遗产的“博物馆式更新”策略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4): 91-95.

[收稿日期] 2017-10-25